

□李晓

遇见一座城，深入它的肌理，渐渐融入它命运的一部分。与一座座城市这样的相遇，是命运的馈赠。

苏州最让人想念的，是它的美食。

来看看一位作家对苏州味道的缠绵，他到陆稿荐去买酱肉，到马永斋去买野味，到五芳斋去买五香小排骨，到采芝斋去买虾子鲞鱼；来看看这位作家对苏州的眷念，他穿着步鞋缓缓穿行在老苏州的庭院深处，这里那里传出织机的响声，织绸缎，织章绒，织苏州的绸缎和弹绒……描写苏州的人，是作家陆文夫，他已经永别苏州20年了。可我总觉得，老先生还与苏州同生同在。苏州城生活在树影婆娑的怀抱之中，老先生则活成了一棵老树，遒劲的根须在地下无声地绵延奔突。

1998年春，一家杂志社举办笔会，我受邀前往苏州。笔会第二天，陆先生邀我们到他开的老苏州茶酒楼小坐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陆文夫先生。瘦骨嶙峋的脸上，一双眼睛清亮如山泉，又幽深似古潭。见我们来了，先生微微欠身，朝每个人望了一眼，双目炯炯，却没有笑容。难怪苏州的一位作家说，先生有不怒自威的气度，他的做人、作文，都有雄强方正的内核，有清淡如茶的一面，也有沉郁似酒的一面。面对文坛前辈，大伙儿都有些紧张。先生招呼大家喝茶。茶杯中，碧螺春在午后阳光中轻轻舒展，似苏州城般逍遥慵懒。大家齐望着他，老先生终于笑了，笑意从他清瘦的面容荡开，大伙这才发现，先生的严肃背后，更多的是和善。

在酒楼，我和文友们与苏州美食相见：卤汁豆腐干、碧螺虾仁、笋腌鲜、松鼠鳜鱼、鸡头米羹……这些地道的苏州食物，似故人自远方来，浸润肺腑。话题从吃上开始。陆文夫先生说，开茶酒楼，就是要把苏州民间食物的味道，还原、荟萃在这里，成为外地人打开苏州的一扇门。先生一生扎根苏州，这棵大树的枝叶却是婆娑散开的，在天光中吸收着阳光雨露。《小巷深处》《美食家》《围墙》《人之窝》《小巷人物志》，在这些小说里，他用纯正、优雅的语言，饱蘸心血写作，呈现市井人物的命运悲欢，把老苏州徐徐展现在历史的浩大天幕上。我问：“先生，您为啥不离开苏州？”他微微沉吟：“我就是一个苏州人，一棵苏州的树，为啥要把我移植呢？”

陆先生还问起我们每个人的写作情况，他说：“你们还年轻，不要着急，要把自己放到生活里去，慢慢地泡，就泡出味道来了。”

吃完饭，先生带我们去看园林。青苔斑驳的园林里，涵养百年的气息缭绕，流光潺潺，花影婆娑，有古老的风呼呼吹来，一瞬间我感到，陆文夫先生就是这园林里的老主人。对苏州，对吴文化，他用文字挑出了它们内在的骨血。这样的园林，以及整座苏州城，应该感谢这个用文字照亮它们的人。

夕照中，我们目送陆文夫先生一个人消失在苏州城的老街老巷中。而今，先生已离开我们20年了，他成为一座古老城市线装书的封面。在陆文夫《老苏州》中，有这样的文字：“苏州，这古老的城市，现在是熟睡了，她安静地躺在运河的怀抱里，像银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莲。”这也成为老先生的写意人生。

一座城，在四季流转中，浮现这个城市的封面表情。如果选择重庆最标志的季节表情，我把目光投向它的夏天。重庆之夏，在热汗淋漓中蒸腾，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城市遇见

在水汽袅袅中清凉。

重庆之夏的霞光，洒满了两条波光粼粼的大江。住在重庆城的柳大爷，早晨5点就起床，全家5口人做豆浆，黄豆是从乡下买来的。柳大爷85

岁了，微微鼓凸的眉峰上的寿眉，让人疑心是长久喝豆浆浸润而成。柳大爷坚信，在流火夏日喝上一碗豆浆，可以消暑。像柳大爷这样在家里亲手制作豆浆、熬绿豆南瓜汤消暑的，主要是上了年纪的人。街头馆子里来一碗牛肉面、豌杂面、肥肠面，或许是大多数重庆人的夏日早餐。

当日头从重庆的上空徐徐踱步，为这座都市撑起绿伞的，是遍布重庆城大街小巷里的黄葛树，它俨然成了这座城的“市树”。行走在重庆城的大街，总以为穿越在幽深的峡谷。黄葛树的种子还没有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大，它在风中飘落，也能够顽强生长，尤其是它那发达的根须，一方面紧抓泥土石缝求生长空间，一方面裸露在外面，吸收天光雨露中的养分恣意生长。

马路边、山坡旁、石缝中、陡坎处、岩壁上甚至奔驰轨道的高楼下，那些冠盖如伞、悬根露爪、古态盎然的老黄葛树，安然盘腿而踞在重庆这座山城的角角落落，也由此生长出了重庆城里的一长串地名：黄葛坪、黄葛园、黄葛湾、黄葛坪……在重庆流火奔突的夏日，这些黄葛树宛如齐心协力挽成手臂撑起一把绿色大伞，为重庆城播下一片阴凉。黄葛树下三三两两聚一处纳凉的人群，闲聊着家常市井事。有一年夏天我在重庆，正好看到一位导演在黄葛树下给一个演员说戏，那导演手里还端着一碗凉粉儿。重庆的凉粉，香辣润滑，入口即化，是夏日里的消暑小吃。

重庆宵夜的命，是重庆城的火锅给的。从重庆南山著名的“一棵树”景观处俯瞰这座都市，两江相拥中的重庆，俨如一个热气腾腾的火锅，簇拥着这座气象万千之城。深夜，火锅的浓香氤氲了满城，街头老字号的火锅店，装修气派的火锅大厅，香飘四溢的火锅里翻滚着毛肚、血旺、猪肝猪腰、鸭肠、耗儿鱼……一桌子人齐刷刷举筷，伸入火锅中捞起这些烫熟的食物，在各类调料汇聚的味碟儿里滚一下后，趁着热气送入嘴里，在一团热气的烘托中，你可以和吃得大汗淋漓的重庆人热烈地享受美食，在酒意微醺中掏心掏肺地聊天。

有人说，从空中俯瞰成都，满目袅袅的雾气是大街小巷漫溢的茶香在蒸腾，滋润着这座千年古城。



□胡芝芹

“霜降水返壑，风落木归山。冉冉岁将宴，物皆复本源。”时令让秋天的风带了寒意，也给自然界的景添了萧瑟，而我的园圃，却藏着意外的蓬勃——从菊正欢快地育苞，把对绽放的期盼，悄悄酿在小巧玲珑的花苞里。

秋天，本是菊的时令。我的紫菊却偏是慢性子，总等别处的菊花开得将要倦怠了，它才犹抱琵琶半遮面，羞羞答答露清妍。

今年的秋，因为那一场更比一场凉的秋雨，似乎比往年更凉些。我的园中菊，也因错过秋阳而明显清瘦，花苞小小的，扁平平的，葱绿的花萼间，露出一丝浅紫，悄悄预告着花期。

抚摸着还算饱满盈润的菊叶，我的心里腾起细波来，每道波纹的褶皱里都是柔软与温情。这丛菊来到我的园圃已有三年。春日里，它毛茸茸的嫩芽萌发时，正是荠菜叶茂花繁时，它记住了荠菜米粒般的小白花，也见证了荠菜的生命终结在仲春里。夏日，它蓬勃成一丛新绿，邻近的萱草花、太阳花、月季花，一茬茬地盛开，呼啦啦地喧闹。而它，姿态优雅地站立旁边，恬淡地注视着，仿佛在看一群活泼的孩子玩闹，以一颗包容欣赏的心，接受着艳阳的炙烤，慢数着自己恬淡的日子。它没想过季节对自己的轻慢，不和萱草花比柔情，也不和太阳花比艳丽，于它而言，生长，即是快乐；盛开，正是圆满；奔赴，就是值得。

直到秋的风携来凉意，直到夜的露重了几分，它才在每一个枝端拱出一个个小米粒，再努力胖成一个个小豆豆。微微开裂的花萼告诉你：这不是一颗珍珠，而是一枚花苞，里面有个花仙子，在悄悄编织美丽的梦。

有人建议我疏疏枝，去掉一些花苞，以便植株集中养分培育大苞。我笑而不语，我怎么舍得去掉它们。它们已经有了雏形，那就是一个“花欲放”。我不忍心剥夺它们怒放的权利。花型小又有何妨，我又不是售卖花朵的花商，需要标注花枝的价格。我用随性的喜乐迎接每一朵花，不管大如茶盏还是小如梅朵，它都是我的园中娇客。

眼前不由地浮现出菊花绽放的情形，一枚枚细长的花瓣，似紫绸般有序排列，仿佛艺术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每一瓣都躺在秋阳里微笑，又都稍稍蜷起瓣梢，似乎要去亲吻白云。风过时，花瓣会轻轻晃一下，像是要抖出一片细碎的阳光。那种美，难用言语尽述。世间万千风物，唯有花，最是动人心魄。我词穷失语，原是再自然不过。

正沉醉于菊丛，一只蜜蜂嗡嗡飞来，在这些刚刚绽出几丝裂痕的花苞上飞来飞去，这是一只寻找蜜源的探路蜂偶然经过？还是菊的些微馨香引诱着勤劳的蜜蜂来觅食？我不得而知，但我知道过不了几天，这里会是蜜蜂的乐园。

还记得去年它们盛开时，一团静谧的紫云，闪着莹莹的光泽，散着微微的幽香。引得路人纷纷驻足，“呀，花开了呀，是菊花吗？”有人问，语气里满是羡慕。“是的呢。”我欢喜地回答，满脸的笑意，连荡过的风儿都感觉到了我声音里的甜。有了这丛菊，俗世的庸常里就几分小雅。

忽然想折一枝去插瓶，让它在一个灯光温暖的时刻，在我的注视里，缓缓裂开花苞，“噗”一声，就那么开了，像轻轻舒了口气，把藏了好久的明丽露了出来。

想起读过的一句话，哪怕你口袋里穷得只剩下文钱，你也要花半文钱去买一枝花，芬芳你自己。所幸我的小园让我一年三季拥有花。感谢这份生命里遇到的恩赐——让我的时光里有了美丽和纯粹。

【四季零墨】

折得一枝花欲放